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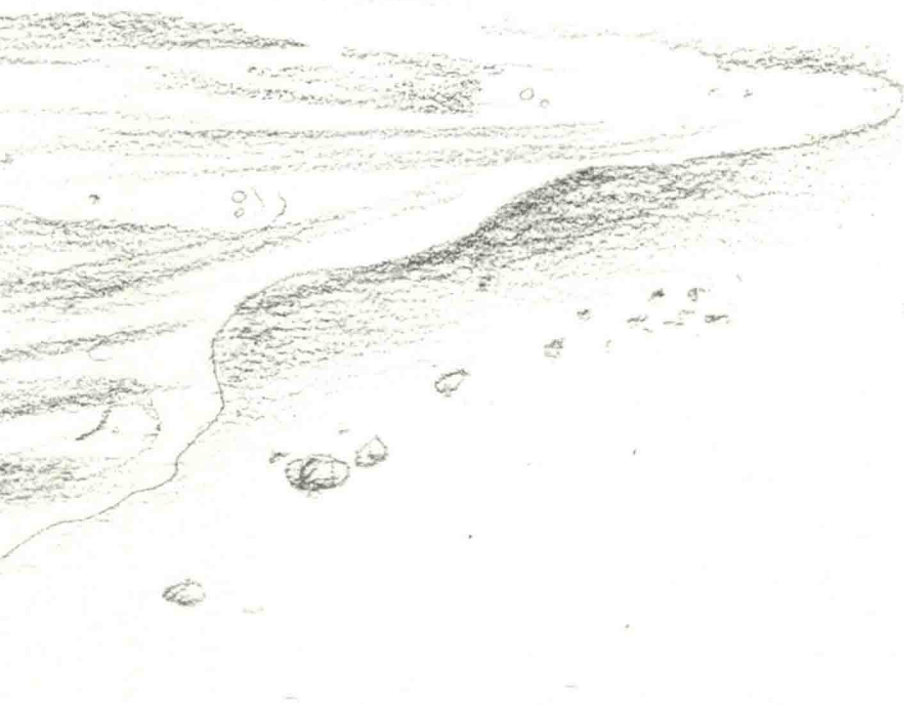
杨劲桦
●
著

梦回沙河

MENGHUI SHAHE

本书收集了作者近年来撰写的随笔杂谈，
文章多是忆人忆事，这中间有有远近与有东西。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杨劲桦
◎著

MENGHUI SHAHE

梦回沙河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梦回沙河/ 杨劲桦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
2010.5

ISBN 978-7-5059-6685-7

I. ①梦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66139号

书 名	梦回沙河
作 者	杨劲桦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苏 晶
责任印制	陈 晨
印 刷	北京盛世双龙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印 张	10.5
插 页	1页
版 次	201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6685-7
定 价	20.00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陳鐵健 題

身材瘦弱，气质优雅，白皙的瓜子脸，一双明亮深沉的大眼睛，挺立笔直的鼻梁，少有的微笑中稍显抑悒，给人以自尊心极强之感，似乎是《红楼梦》中林姑娘凄美形象的现代版。

这是1980年秋季的一天，我第一次见到杨劲桦的瞬间印象。

我看过彭明先生写来的推介信，问她为什么要研究瞿秋白？那时，瞿秋白研究还是禁忌的敏感课题，明智之士谈瞿色变，避之唯恐不及。这位小姑娘却迎难而上，令我有些好奇。我问她的问题，她不正面回答，我也就不再问下去了。过几天，她按约定来看资料，依然是一身蓝布衣裤、白布衬衫，一双旧皮鞋，虽素朴而不掩优雅。我把大堆瞿秋白资料交给她，她轻轻地说：“谢谢，老师。”就坐在门边一张临时安置的书桌前默默看起来。那些资料，是我准备写《瞿秋白传》多方收集的，她写一篇文章是足够用的。当时，我正在修改《伟大的开端》书稿，没有太多时间跟她聊天和讨论。

此后，一个多月，杨劲桦早来晚走，午饭后就在李义彬先生女儿李小娟的房间略事休息。有时会走到党校西侧花园，放大声音交流阅读心得。这时，她会有几分快意的抒发，但依旧透着抑悒。老实说，我当时以为这位小姑娘执意要写瞿秋白，不过是少年意气，一时之兴。然而，半年过去，她拿来的文章，却令人不能不刮目相



看：笔下不俗，有思想有见解，且不乏文采，连过于挑剔的丁守和先生，也连连称赞。

大学毕业后，杨劲桦回到中央电视台专题部，不时打电话或来近史所问些有关历史问题，偶尔在外地史学研讨会上相遇。1982年秋，从成都路过上海返京与她同住上海大厦别馆。她说要去美国读电影专业，需要国内两位老师推荐。我虽然觉得她留在央视发展为宜，却终于被她说服写了推荐书。千谢万谢中，我仍然感到她内心的忧郁不畅。1984年后，她几次回国，时见时不见，多半从汤立峰处知道她的行止。2004年，她回国住在力鸿花园，约我到附近的张生记杭菜馆小酌。临走，拿出三篇文章要我看，大约就是收在本书里致阮虹的三封书笺。

她在那信里说，七八岁时她在京西厢红旗那个部队大院里被掩荫在“混世魔王”哥哥和“乖巧聪明”姐姐的大名之下。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，只知她是杨家姐姐的妹妹，学名就叫成“杨妹妹”，一直叫到上高中。

读过三封信，多少可以窥见“杨妹妹”内心世界的奥秘。

秋又来了。秋天是我心爱的季节，它带给我悠远的冥想，也带来忧伤，秋的尽了就是凄美。每个秋季，都是我懊悔和惶恐的时刻，它让我感到了生命的流逝。

我走遍了中国，走遍了大半的世界，回过头来看那曲曲扭扭的生命痕迹，惆怅的是，还是不知生命的意义。

我们活着的意义似乎就是在追求和体验情感，人文科学的最基本核心，也就是用智慧来思考和分析人类的情感，以及它衍生出来的一切社会问题。但愿突飞猛进的新经济形态能带来新的文艺复兴。

读书为了解外部世界，写作为了解内心世界。我想写作，只有写作可以把我们带到心灵的桃花源。

愚钝如我，从来只作形而下的思索，写实不写虚，而难以企及形而上的思索。二十多年闯荡世界的杨劲桦，却为自己开启了一个大视野，表现了追寻人类生命意义的高智慧。长怀忧戚，也许就是

2 梦回沙河 □



这种深层思索的外在印迹吧。

她问我读完的感觉，我没多说什么，只说很好，劝她多写，并允诺帮她找地方出版。五年过去，2009年春天，汤立峰把她悼念彭明先生的长文给我，说是杨劲桦托他送我看，内中有些写到我的文字，我是否首肯？再见到立峰时，他问起，我只说了一句：“不管是褒是贬，她很会写。”时过三十年，有些事真的记不得了。彭明先生1962年夏力促我考取恩师李新先生的研究生，他同时也是我的授业师长，其情没齿难忘。

杨劲桦笔下的父母兄妹、师长、朋友、同学，或仅有一面之交乃至从未谋面的网友，都写得声情并茂，丰满感人。幼年生活在部队大院，历经“文革”苦难的劲桦，书写大院中深受贵族府第文化熏蒸的那些大哥大姐们的遭际，尤显文有丽采、史有真相、哲有思辩的特色。她用完全超越功利权势的视角，观察和思考部队大院文化及其影响，深深触及当代据有特殊地位、特殊权力的特殊阶层的特有心态。

在这种部队大院的孩子心中，为什么他们优越？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根红苗正，是当之无愧的国家接班人。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观念在干部子弟的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。

我非常了解他们为什么永远摆脱不了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，尽管很多人混到如今一事无成，有的甚至寒酸潦倒，但在精神上还始终保持着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红色贵族，并时不时地享受着这种美妙的感觉。

“文革”开场之际，到处可以看到这些红色贵族小将们的张扬和狂野。“谁知当他们在外面革人家的命时，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英雄的老子也变成反革命了。”劲桦的文字，不由让我想到清季旗人贵族子弟的遭际，多么相似相近，充满着悲剧的意味。或许，正是幼年亲眼所见、亲身感受的种种世象和重重苦难，她更“了解到在这个世界上，不管我出身于哪个家庭，真正能保护我的，只有我自己。它让我学会了与孤独相处，学会了思考。我看到了很多贫苦的人们的真实生活，懂得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道理。我看到了太多太



多比我们大院孩子出色得多的人们，与之相比，我自惭形秽”。

那时，只有部队的子弟才有当兵的特权。劲桦长大后，父亲问她想不想当兵，她说不想，就孤身一人提了个铺盖卷去京北延庆大山里插队去了。劲桦七八岁前生活优裕，“文革”开始那年她在小学一年级。父母被赶进牛棚，哥姐离家，家中只剩下一只大狸猫和她。后来跟着父亲流放于湖北、山西。高中毕业又到山区一处只有八户山民的荒村插队。自云“从少年起，我就离家独立生活，其间心理的孤独和恐惧，远比物质的贫乏要来得可怕”。由此养成她“特立独行、桀骜不驯，随时会逆向思维的行为模式”。虽出身于部队大院，却少有或没有贵族府第文化中俗气的熏染，反而常怀平民意识，保持同情贫弱者的平常心，用纯净的心灵去观察世界，用深邃的思考去探寻世界，她写出的文字，自然是有思想、有个性、有魅力的。

《梦回沙河》，是杨劲桦少年和青年时代憧憬、向往、思索的结晶。期望进入中年成熟的劲桦，用更美的文字写出更深刻的思考。在中国，这种沉重而深邃的思考，尤其重要。因为，思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、一种期待、一种希望。

2010年4月12日写于北京亦庄之水东书屋

陈铁健七十又六



序.....	1
--------	---

春	梦里颐和园.....	2
	“文革”前后部队大院孩子的优越感	6
	五味斋里的神奇.....	12

夏	谒墓者的神思.....	24
	我记忆中的学生运动会.....	26
	李 楠.....	35
	我们是姐妹兄弟.....	39
	我所认识的同性恋朋友.....	46
	玛丽与我.....	51
	照片的故事.....	80
	需要.....	82
	说说孩子.....	83
	友 情	87
	第一次网聊.....	89
	也谈网恋.....	92

秋	书笺一.....	96
	书笺二.....	99
	书笺三.....	102
	谈艺录片断: 网上评摄影作品《向日葵》	105
	凑个热闹说《色·戒》	109
	遮掩不住的光芒——西恩·潘	113
冬	母亲节忆父亲.....	118
	从商榷遣词造句谈起.....	125
	悼——恩师彭明.....	128
	仅仅为了记住.....	140
	永远的怀念.....	153
	后记.....	159

春



MENGHUI
SHAHE
梦回沙河

梦里颐和园

不管飘到世界的任何角落，当路人询问来自何方，我都毫不犹豫地答——北京。北京是我的故乡，我在那里长大，凄迷沉静的昆明湖水，就是夜夜萦绕在我梦里的地方。

小时候，我家住燕京西山脚下，走路到达颐和园的北宫门只需十几分钟，坐在父亲的脚踏车上，就更快了。要说此生去过多少次颐和园，我数也数不清，千次百次总是有的，那园里处处的山石草木，檐翘亭阁，都像竖刀刻下一样定格在我少年的记忆里。

左手拉着父亲，右手牵着母亲，上山坡时，他们把手臂一悠，我就顺势圈腿朝前纵跃；走平路时自个儿走，跟在大人屁股后面疾步小跑，一直从后湖走到石舫，坐下来看着不动的大船在水里摇。卖莲蓬的女人走了过来，妈妈拿出一角钱与她，竟换来青蓝色的一抱，每个蓬头上涨满了麻麻饱饱的莲子。

清晨的长廊上，游人稀少，我们会在那里消磨一段，父亲抬头指着廊顶上的五彩画问来问去，什么花？牡丹花。那三个人是谁？答不知道。凡不知道的，父亲就会讲个故事，什么三顾茅庐啊，《封神演义》，小火轮哪吒，《七侠五义》，各路英雄，杨家诸将，鸿门宴，大鬼小鬼阎王爷，还有好多……幼年时脑子干净，听了便记得，至今我还能八九不离十地看懂长廊上大部分的图画。

颐和园很大，不同的季节我们去不同的地方。早春最迷人，烈烈阳光下的空气依然清冷，一抬眼，竟能看见残雪枯枝上闪出了金色的迎春。踏青就从排云殿走到知春亭，一路上有毛茸茸挤在一起的粉红



腊梅，有开满似鸽子翅膀花的高大玉兰树，当然还有最美丽的各色牡丹。夏天太热，坐在汗流浹背的父亲肩头去游泳，我穿着像癞蛤蟆泡泡的泳衣跳进湖水，一不小心脚就扎进淤泥，腿上会缠绊水草，辣辣地疼。秋天划船，躺在天高山远的摆荡里想着幼小的心事，太阳融融地暖。待穿过十七孔桥，就把船在岸边系好，爬上岸去“嘎吱嘎吱”地踩金黄的银杏树叶，满坡又满野。冬天当然要从后山爬上智慧海到佛香阁，爬得浑身大汗，冷风里眺望茫茫大雪覆盖着的万寿山昆明湖，恍惚中不知身在何处。

我曾是个喜欢流连的孩子，一会儿蹲在路边看形状不一的鹅卵石拼出各色花样，一会儿拔毛毛草编小兔子，间或去摘一片丁香树叶，放在手的合谷处拍打出“砰砰”的声响，随便什么破玩意儿都能让我深深地沉迷。妈妈每次都嫌我磨蹭，她已经走出去很远，回头一看我还坐在原地玩红衣黑点的花大姐。现在想想人生能有多少流连，一切都那么遥远，那永恒的恬静，已变成充满神奇和敬畏的境地，再也无能力靠近，此情此景不再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，颐和园成了我每天必去的地方，只是再也没有了父母相伴，也再没有过正大光明地买门票进园。那时我很小，但已经变成了野孩子，没有钱，我们就爬高高的围墙，每次都是大孩子们叠罗汉，让我先踩着她们的背和肩膀上到墙头，然后往下跳。墙有好几米高，我只有几岁，根本要把命豁出去才跳得下去。有一次我跳到地上疼得快要昏死过去，躺在那儿好长时间不能动弹，于是大家决定换一种进园的方式。冬天好办，孩子们趁没人时从青龙桥运河通往昆明湖的冰上走过去；可待到春暖冰化河开，我们就只能爬上十几米高的水闸，在一脚宽的铁架上小心翼翼地走，中间有两尺宽是透明的悬空，要跨过悬空迈到另一端细细的铁架上，从对面下去。至今，我的脑海里还时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尤其是在晚上黑灯瞎火的时候，看着对面忽远忽近的铁架和脚底凌空的水流，我每次都胆战心惊到极点，迟迟不敢，大孩子们焦急地在对面催促着，我心一横，闭眼迈了过去。再后来，我宁愿去爬下水沟，从狭窄的铁栏杆间的淤泥里爬进去，脸上身上全是污泥，跳到湖里洗净，穿着透湿的衣服，在太阳下晒干。要说还有什么最不能忘记，就是饥肠辘辘，每天都饿得头晕眼花，父

母突然不知去向，没有了生活的钱。如果姐姐也在，她就用不知从哪里来的四分钱给我买两个小小的花卷，她自己忍着不吃，就像没看见。

为什么要去那里，可能只因为暂时忘却，我已不再去人多的地方，只呆在玉带桥无人的一带闲晃。我们最高兴的莫过于黄昏闭园时捡到游人丢弃的船只，桨在无人的湖上时快时慢地划，有的大孩子会唱起忧伤的苏联歌曲，我们坐在夜光交错的幽暗中听，湖光涟涟闪烁，没有人说话，直到夜雾笼罩，借着月光，隐约看见彼此脸上的落寞，从那时起，我就变得很不爱讲话。晚上大孩子们把我送到家门口，常常是漆黑的屋子，没有一盏点亮的灯，只有我的大老猫卧在房门口。

那是冬日里的一天，窗外刮着七八级大风，哥哥、姐姐和我，都沉浸在黯淡的静默里。哥哥突然说，我们去颐和园滑冰吧，于是我们大中小三个人，顶着呼啸的狂风，一步一艰难地从冰上走到了昆明湖。

那时候我们滑冰，都在石舫附近找一块平整的好冰，由我哥这样滑得好的大男孩穿跑刀先转圈划出一块冰场，大家就在圈子里面滑，万万不可到南边的龙王庙附近，因为那边湖水冻不严，不小心就掉到冰窟窿里了。我姐姐先穿好自己的冰鞋，再来帮我，她让我把棉手套摘掉，压在一个大冰块底下，然后又把我的冰鞋带子系紧，嘱咐要小心，就在附近滑。话音未落，大风吹起了我的手套，我站起来就去追，风刮得我像箭一般快速朝龙王庙方向飞滑了出去。那时我还不太会滑冰，动不动就摔倒，也不能像别人一样漂亮地转身，“嘎”一下停住。我姐姐哥哥这下傻了眼，拼命大叫让我停下，可是我却不能。他们随后也跟着飞了出去，扯着嗓子狂喊。风越吹越紧，呼啸着，凌厉着，我们的速度愈发地快，转瞬间离龙王庙未结冰的水面越来越近，我吓得都快死过去了，这时只听见我姐姐的尖尖的声音：“跪下，快趴下……”我闭上眼，“扑哧”一下跪在地上，惯性又让我往前冲了一段，紧接着，我姐扑到我身上，然后我哥又扑了上来，闪亮亮的湖水近在咫尺……我们三个人魂飞魄散，四脚八叉地仰面躺在冰上，像狗一样不停地大喘息，狂风刮过脸颊，生生地抽着痛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爬了起来，转身看到躺在旁边的姐姐，脸上竟满是泪水。

哥哥说不滑了，回家。我的棉手套被风吹到了水里，我姐姐就把冰鞋带绑好，挂在我的脖子上，然后让我像北京大街上的大爷一样，



将手交叉塞在棉袄袖筒子里取暖。往回家走是顺风，大风把我们快要地上吹了起来，一路上谁也没说话，都在觉得后怕。

稍微长大了点儿，我一人在北京读中学，周末我经常独自去颐和园，静静地找个地方坐下，一坐就是一天，饿了会买一个水果面包来吃。

上大学后，读了清史，对颐和园的掌故了解得更多也更翔实，每次再去，恍然间会有天长地久隔世的感觉。曾有一段，我很在意园子里发生的大小事件和具体的地点，还一个个地寻了去。走到了王国维自杀溺水之处，只觉得昆明湖水都湿成了离人的眼泪。

大学毕业前的夏天，我姐姐的大学先放假，她就来北京找我，适逢我在期末考试，便让她在宿舍等。考完试寻她，却不见了踪影，直到晚上才回来。我问去了哪里？她说颐和园；又问和谁去的？答只她自己。

“文革”前后部队大院孩子的优越感

我生性懒散，不求上进，连在网上写文章都懒得自己命题。每当上网看新闻听音乐买卖股票查资料的时候，我经常也顺便来看看大家写了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。如果读了点有感觉的，我就忍不住想和一篇。不过大多数的时候我都努力忍住了，自忖跟人家也不认识，搭人家的茬儿不是招讨厌吗。

万维网五味斋潘涌先生的文章我看过几篇，他写过部队大院孩子身上的优越感，我觉得写得很真实。不过，我更觉得他的言谈举止（当然举止我看不见，只是从他文字的口吻中想象）比他的描述还更惟妙惟肖地表现了这种优越感。我很佩服他根本不管别人怎么看他，时不时写出他自己是78级高材生这样的句子。我每次读到他类似的文字都乐不可支，就像我又看到那些熟悉的、高谈阔论的大哥哥、大姐姐们，也就是人们所谓的高干子弟。我非常了解他们为什么永远摆脱不了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，尽管很多人混到如今一事无成，有的甚至寒酸潦倒，但在精神上还始终保持着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红色贵族，并时不时地享受着这种美妙的感觉。公平地说，当年绝大多数的部队大院子弟都城府不深，相对较为单纯，对上层的小道消息热衷得多，对社会的真实见识得少；他们性格阳光，为人简单磊落，重义气；关键时刻可以自我牺牲，见不平勇于拔刀相助。也许人们会说他们狂妄自大得有点可笑，但绝不能说他们阴险下作。可惜的是，他们之中，除了极个别出人头地的和少数像潘先生这样有点出息的以外，大多生活得相当平庸。我认为，这可怕的优越感多少是耽误他们一生



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说起“文革”前后军队大院特有的文化，主要指的是北京。外地的几个大军区和院校相对单一，成不了气候。北京的军队大院数量多，级别高，待遇特殊。长安街延长线从军博以西，大院此起彼落，一个接一个，较为集中。不过总政和总参不在那边。另外还有一些小一点儿部队院子散落在北京的各个地方。“文革”前，这些大院里的孩子，尤其是位于郊区部队大院的孩子们和外界甚少接触。

实不相瞒，我也出生在这样一个部队大院，但是，我永远不愿意告诉别人这个事实。由于网上是虚拟空间，彼此互不相识，所以我也就随便聊聊。时过境迁，现在很多大院早已面目全非。我写这篇文章只是为了记录那一段还未被遗忘的历史。

以上所说的大院我先后住过好几个，但这里只谈我生下来后住的那个大院和那里的孩子们。

1960年秋，我们院成立，从全国各地的军队里精挑细选调来院里所有的干部，人数很少，但个个都是全军的顶尖人才，也是军队里少有的文化人。“文革”前，13级以上属于高级干部，而这个院干部的最低级别都在13级以上，唯有极个别的部秘书或是门诊部医生护士除外。大院依西山而建，有着远古点将台的秀丽山峦的天然弧形变成了大院两面屏障，另外两面高墙巍耸，上面还加有铁丝网，外人根本爬不进来。大院共三个门，由战士荷枪实弹昼夜把守，所有的大人小孩出入时都要出示带有照片的出入证。现在想想真是滑稽，又有什么可守的呢？

这个大院的特殊之处是，一越过高墙，里面严肃的气氛骤然消失。当时除了气派的办公大楼以外，大院从东到西就是一个被精心规划的大花园。大片大片的果园，葡萄园、桃园、李子园、苹果园，什么水果都有；弯弯曲曲铺着碎石子的人行道通向西面八方；另外还有整齐的白色水泥马路，供汽车和自行车行驶。院内所有的建筑物都是红砖色，错落有致。一到春天，迎春花先开，然后就是腊梅、玉兰、桃李梨，最后开的是石榴花。院内的礼堂、俱乐部、门诊部、食堂一应俱全。一部分的人家住着两层的小楼，门前各自拥有漂亮的小花园。另外一部分的人家住在宽敞的单元，一栋楼平均住十二户。我还记得

我家的花园中间是条小道，左边院子有一棵繁茂的芙蓉树，我经常试图爬上去；右边的院子四角各自站着一棵开满白花的梨树，中间是肥胖葡萄叶子覆盖的架子，地上种满了夜来香。

大院里还有一个院中院，铁门，用较矮的围墙围起，高个子的人一踮脚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小桥流水。里面住着院长叶帅。夏天的时候，每天傍晚叶帅都由一个穿蓝衣服脸色苍白的女服务员陪着出来散步，有时来看看我们小孩子在马路玩闯关之类的游戏。另外八位副院长的小楼都盖在半山腰，每家独立的一栋，彼此隔得很远。我们每次上山摘酸枣、捉蚂蚱的时候都要从他们的门前经过。叶帅院里还住着几个身手矫健的男人，他们个个身形矮小，着淡蓝色的服装，相貌普通，看不出年纪。每天上午十点他们就出来练功，我哥哥最喜欢看他们练擒拿，一看就是两小时。我姐姐告诉我，这就是特务班。我小时候不怕鬼不怕老虎和狼，但一听到地主婆和特务立马就吓蔫儿了。刘文学就是被地主婆害死的；《一只绣花鞋》里面的女特务着实令人恐惧。

大院还有一个特供服务社供我们和高院合用；北京的另外一个中央特供服务社在东华门城里。服务社里商品比较丰富，鸡鸭鱼肉，香肠卤味，西式的烤羊角面包每天都有；冬天也能吃到新疆新鲜的马奶子葡萄。

我们院的孩子像我年龄这么小的很少，半数潘先生，也就是我姐姐的年龄；另外半数的年龄比我的大哥哥还要大。这些孩子一般上六一幼儿园、八一小学、北大清华附中，更多的是101。我姐姐上学早，“文革”开始前正好考中学，她当时是学校的大队长，又考了满分，所以可以随便挑志愿。她自己要去清华附，可是我爸爸却让她上北大附。争来争去，就争的“文革”开始了，她终归哪里都没去成。每每想起这些，我感叹在大时代里的个人就像小蚂蚁一样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。

当时我只是个一打一寸高的小豆包，三岁后在院里上幼儿园，一星期被接回家一次。后来又上了院里自办的小学。我只出过一次门，记得是个过节的日子，我父母给我穿上新衣，编了个漂亮的辫子，坐着班车（我们叫它大抱车）去王府井逛街。可是我晕车呀，回来的路